

2016年10月29日,那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一起往崇明岛。到岛的东头,隔着岔江可看到对岸长兴岛上隐约的造船厂和正在建造的隐约的大军舰。原计划上近岸观察站看看,不料赶上涨潮,从人海口里倒涌上来的水,将去观察站的小路淹成一条水沟,旁边全是芦苇,只好在水边站一站、走一走。午餐在一处农家乐,有一道叫鱼煮鱼的菜大受欢迎,也就是将各样小鱼配上小蟹和小虾一起煮,味道极鲜美。岛上人还有个习惯,一般的菜都会配几颗毛豆当调料。还有小鱼螃蟹,上桌一会儿就抢光了。餐后,一行十人去瀛东公园转了一圈,以为可以看海,后来才知,崇明岛上根本看不到海,看到的都是长江。崇明岛上另有一样东西,是要惊掉一半中国人的下巴。长江源头的青藏高原上极为流行的藏药藏红花,竟然有90%是种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上,剩下的10%零星种植于广西等地,但是没有一棵是种植在青藏高原上。

这段文字是我对母亲河长江正式书写的原始写照。

之前的几个月,我接到《楚天都市报》一位副刊编辑的电话,说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将长江写透。

听明白消息时,虽然知道自己将要耗时40天,而且还要当一回“新闻民工”,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边承诺相关事项,一边为接下来可能面对的困难做简约设想。与对方探讨的时间不长,自己的设想更短。该探讨的还没有探讨完,我的设想就结束了:对于一个将长江作为母亲河的男人来说,有机会一步一步地从通达东海的吴淞口走到唐古拉山下的沱沱河,不存在什么值不值得,而是所有梦想中,可以触摸,可以拥抱,最应该尽快付诸实施的。

天下大同,万物花开,我第一喜欢水。这些年,去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只要有机会一定会跳进当地的江河湖海水中畅游一番。1995年冬天,在克罗地亚的赫瓦尔岛上小住,客房后门就开在地中海边,风格微大一点,海浪就吹到窗户上了,又恰逢大雪,景致更加动人。那天傍晚我已经将泳裤准备好,只差几步就能跳入地中海岸,却被同行的长辈阻拦住。他们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我也觉得不能开他们的玩笑,于是就放弃了。过后一想,只要自己往那地中海中一跳,谁又能怎样呢,无非极快地回到岸上,回到房间里冲一个热水澡。说回来,我从来不是

■文 摘

# 母亲河

□刘醒龙

一个极端任性的人,只要别人捧出真理,我就不会让真理觉得为难。不过,有了这次的教训,后来的日子,我学会了不等人拿出真理来,比如在俄罗斯的海参崴,在美国的洛杉矶,还有在自己国家的南海,我已经将自己用那当地的柔情之水泡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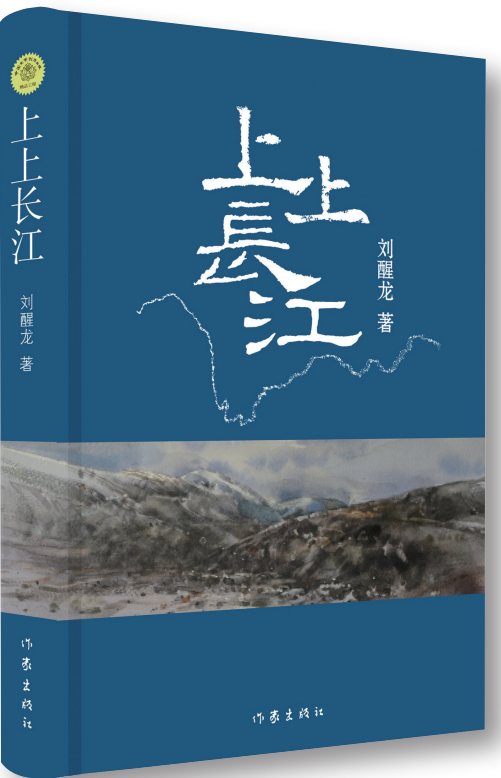
在崇明岛上,面对万里长江最后的水面,我竟然忘了下水游泳这事。已是深秋季节,水上的男男女女已经穿上厚厚的棉衣。很明显这不是游泳的季节,也不是游泳的地方,在脑子里点没有与游泳相关的念头,只能表明自己太专注于从最远处流下来的一滴水,在与无以计数的水滴聚集成一条浩大的长江后,如何与大海相融合。

一滴水无以成江河。那最远的一滴水只是个领头者,这样的领头者最重要的职责是与第二滴水合二为一,再与第三、第四、第五,直至数不胜数的水滴融合在一起。

至于长江在哪里,长江的入海口在哪里,都不是第一滴水所考虑的。水是实在的,所以水总是往低处流,而不会好高骛远,不去想如何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离开了这种实在,不可能有所谓最远的一滴水。那样的水滴,很可能被一只鸟叼了去喂给刚刚孵出来的小鸟,或者被一头小兽用舌头舔了去做了之后排泄物的一部分,还有可能被一朵花承接下来作为自身姿色的一种滋润。许许多多的水滴汇成许许多多的溪流,许许多多的小溪汇成许多的大河。还是一滴水,就想着要去大海,如此一滴水是轻浮而不是浪漫,不值得信任与托付。作为一条超级大河,只有出了三峡,经过洞庭湖和鄱阳湖,绕过芜湖、镇江和扬州,才将大海作为最终目标,这样的长江才是伟大而亲切的母亲河。

我不知道自己第一次见到长江时的印象与感觉。

对于一个在长江边出生的人来说,这有点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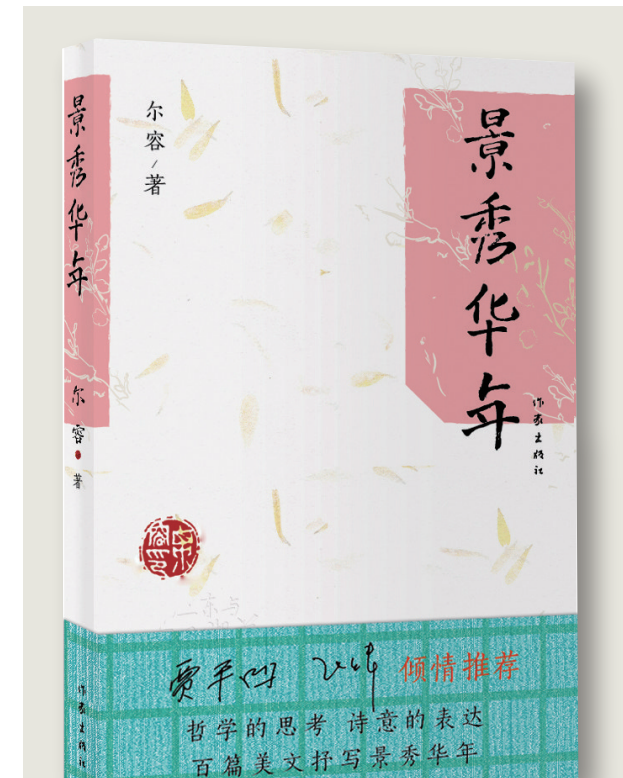
不可及。用我们童年的话来说,叫作蠢出大粪来了。

非常遗憾,这不能怪我。

那时,我还在襁褓当中,还在母亲的怀抱中。母亲不止一次抱着我看过长江,也许母亲并不是有意这么做,她抱着我在黄州城边的长江大堤上行走,或者在团风镇外的长江大堤上徘徊,只是有一份工作要做,又没有可以临时托付怀中婴儿的地方。我肯定对着长江恬不知耻地哇哇

到了特色早点“豆皮”,毛泽东来武汉品尝过四次,次次赞赏有加。作家有如讲传奇故事,不知不觉让你喜爱上这些小吃,喜爱上盛产这些小吃这座城市,以致于尔容说,“这里吃的不是早点,是历史,是一个城市的风味”。黄鹤楼是武汉的这标志性建筑,尔容在《黄鹤归来誉满楼》中,更是对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讲得娓娓动听。从黄鹤楼的黄鹤传说,到三国时吴黄武二年的军事瞭望楼,到清光绪1884年的大火,尔容写出了黄鹤楼“灵秀而不失厚重,厚重而不失轻盈,轻盈而不失典雅”的特质,可谓概括得非常精到。同样,《百年胭脂巷》也是写武汉这座城市的一条小巷,而且作家也疑惑武汉这个以粗犷著称的城市里怎么会有这么一条婉约的巷名,从而讲述了一个关于柔弱女子胭脂红的凄美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尔容也写出了武汉这座城市“婉约”的历史。尔容接着又写了《胭脂归老长春观》,写到了长江边的这座道观,写到了龟山与蛇山分离的自然景致,写到了百年前的辛亥风云,最后还写到了冥冥中总以为小说中那个才貌双全、情深义重却命运多舛的艺伎胭脂红真的隐匿于长春观中。她的精神化于无形,鲜活于观内,让“我”敬畏又迷幻,而这恰如尔容对这座城市的历史的感情。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很多,如冰心的散文,写童真、自然和母爱,清新自然,如余秋雨的散文,写历史和文化,厚重睿智,而尔容的散文集《景秀华年》则是两种特点兼而有之。它通过对武汉这座城市的山水、花草、风俗、建筑等的描写,追根溯源,以女性柔弱的情怀,写出武汉厚重而灿烂的历史。尔容以对武汉这座城市山水的喜爱、先烈的崇爱、风物的珍爱,书写了对这座城市深沉的热爱。



尔容的散文集《景秀华年》

评论

哭闹过,也肯定对着长江没有缘由幼稚无知地放声痛哭过。正因为如此,表面上我对长江没有任何特别表示,长江却对我有着特殊的心授,若非如此,以我后来在山区成长的几十年阅历,偏偏与其他山里人不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对水表现出一丝另类的执著。因为母亲在哺乳时,让我吮吸了太多长江的味道!

母亲抱着我站在长江边时,母亲是母亲,长江是长江。

只有当自己有了独立的灵魂,长江才会成为我们的母亲河。

现在,对自己,对别人只能说记忆中第一次见到长江。

那时,我刚好20岁,在一家山区小县的县办工厂当车工,因为被选入县总工会文艺宣传队,有机会参加黄冈地区职工业余文艺会演。第一次回到出生地黄州,也就有了第一份与长江明确相关的记忆。那是1976年,那一年的10月被称为金色的10月。会演原先准备在9月份举行,9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排演时,收音机里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过半数的宣传队员哭成泪人儿,我也想哭出来,但终归只是犯傻发呆。会演因此拖后一个月,终于在10月份正式举行。排在前面的宣传队已经演过了,正要轮到咱们时,秋天里的春雷一声震响,臭名昭著的“四人帮”被打倒了。虽然是大好事,却也苦了全体业余文艺工作者,先前排演好的文艺节目,多是顺着“四人帮”的语气,一下子都要重写,都要重新排演。此后的演出,各支宣传队的唱词与说辞中,新打倒与旧打倒的,先打倒的与后打倒的,各种说习惯的名词口号与一时还不习惯的名词口号,那些久经训练变得朗朗上口的和本是急就章却也需要马上说顺口的,全部混杂在一起,没有哪个节目不说错话,也没有哪个节目不出洋相的。我们入住的招待所,与长江大堤只隔一条名叫沙街的小街,沙街背后就是万里长江。10月的长江,水势正猛。没事时,我们就去江堤,看上水和水下的船如何停驻在黄州江边,也看一边倒地只会向东而去的大水。江水去了,会演也结束了,我们继续回到各自的工厂,当车工的还是车工,当钳工的还是钳工,当印刷工的还是印刷工。5年后,我再去黄州,沙街背后的江边已经无法停靠任何船只了,黄州这边要到下游10里才可停船,或者停到对岸的鄂州去。

年轻时,面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

尔容的散文集《景秀华年》多是记游的文字。中国文人历来善于通过记游的方式感怀抒情,让有限的生命在物我相融的意境中变得更加阔大。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纵情山水之间,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目力所及是花草树木,附着其上的往往是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个性气质。

尔容最钟情的莫过于东湖。东湖的水杉、湖中堤、香樟、荷塘、杨柳,一草一木皆含情,无一不令人顾盼流连,至于邂逅喜鹊的惊喜,放生蚌壳的快意,游湖采莲的真趣,或许是东湖知情深的情深回馈吧。她反复吟咏东湖的牡丹,既惊艳于花开盛期的雍容华贵,又在见证了盛极而衰的生命旅程后喟叹生命速朽。在东湖赏梅,于她而言,则是“找一个喜欢的角色,找一片清雅的高地,找一个灵魂的自己”,将自己完全浸淫于梅的清香与品性之中。故乡是一个人生的一生的名片,也是尔容心心念念之地。梯归的屈原祠、老屋的望家祠堂、车溪的腊梅峡、鸣凤山的淡泊宁静、南津关的大峡谷都寄寓着她浓浓的乡情。她对自己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饱含深情,借调北京短短一年的时间,便对西单红楼的集体宿舍念念不忘,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后海酒吧,也都因了这一段过往而留下不记一般游人的欢颜和足迹。就连阳台上的盆栽也被她点化为一座植物园,榕树桃树柿子树桔树石榴树,每每相看两不厌,感念善意的成全总有意想不到的回报。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人在与自然的契合中,可以享受物我合一的宁静与悠远。而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却使人们的生活渐渐偏离了这一方向,一面是富裕的物质,一面是无尽的焦虑,发展主义策动下的现代生活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幸福,甚至可能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失去了自我。因此,回到自然,其实是一个重新思考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赛里木湖曾经至清无鱼,俄罗斯冷水鱼被引进养殖成功后的商机是显而易见的,尔容面对这难得的珍馐竟然毫无食欲,因为“这是人与湖水永远不能澄清的误解,是少数如我者永远不能驱散的寂寞”;进入草原,在享受异域风情的同时,她更意会到蒙古包“是一个本真的民族与天空与草原保持的通透的信任。因为热爱蓝天的模样,所以做成圆顶的包顶;因为偏爱白云的颜色,所以用羊毛毡制成;因为相信苍天的照应,天窗成为太阳的象征”;在北戴河看海,她切身感受到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与自惭形秽,“人陡然面临如此雄阔的海,是有畏色的”;雾中游九真山,“山的全貌是看不见的。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毫无芥蒂地融入,化作风,化作雨,化作草,化作木,没有隔膜,没有人为了的距离,彼此欢畅自由的靠近吐纳”;走进流水的田园,“一到大自然,就嫌文明的进步是盔甲是累赘,恨不能变回猿猴去……彼此的介入与融入都是平等地来去,自由地抵达”。在一个快节奏的社会,慢下来品味生活,融入自然,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也贯穿了万物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文明理念。

于自然美景之外,尔容亦常常生发对历史的感怀。在《博物馆藏》中她写出了对历史的敬畏:“历史总是大浪淘沙,留下的是精华,是巨人的倒影。在这些倒影里,我们看清来路,也照亮未来。”地大博物馆距今两亿多年的古生物群化石幕墙和曾经的庞然大物恐龙,则让她意识到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一切的生命都是偶然,一切的生命都将归于沉没”。但是,有些仁人志士,总会青史留名。因为在辛亥百年之际创作《铁血首义路》,尔容对武昌起义这段历史别有情怀。《伏虎山的寂寞》写她连续六年在清明节祭奠五位武昌起义的英雄,从一个人只身前往到带上亲朋好友一同扫墓,每年重复一遍英雄的故事,为的是温故知新,记住历史,因为英雄不应该躺在深山寂寞无人问;一个人漫步蛇山,《铁血首义路》里那群硬汉都在眼前一一复活,他们活在小世界里,也化作了这片土地的精气神。屈原孤忠流芳,光争日月,于尔容则更有亲亲故人的浓浓乡情,而刚烈坚韧与智信忠勇的伍子胥也因望氏祠堂的寻根溯源而亲近起来。尔容还常常虚构历史细节,复活历史人物,她在《成都草堂记》想象杜甫流徙之艰:“这天黄昏,四十八岁的杜甫忍饥挨饿,满身疲惫携带妻子来到成都西郊七里处的浣花溪畔。他举起苍白无力的手在一座寺庙的门上轻轻地敲叩了三下。一番风雨斑驳的老木门‘吱呀’一声开了。”运用文学的笔法回到历史,与古人亲近地对话,营造出独特的艺术境界。

广博的知识和随手拈来的文献典故,足见尔容的功底与用心。东湖牡丹品种繁多,岛锦、贵妃插翠、鲁荷红、荷包牡丹、肉芙蓉……每一种花的颜色和形态都工笔细描,梅园里绿萼淡泊如君子、胭脂梅盈盈娇羞、朱砂梅激情艳丽,笔笔惟妙惟肖。植物园里大脚怪、猪笼草、高榕树、棕榈等热带林木的生长习性,博物馆里曾侯乙墓、青瓷、郧县人头骨的由来,户部巷的风土人情,武昌红楼的沧桑历史,胭脂巷里的悲情过往,长春观的历史,桂子山的黎元洪墓,洪山南麓的施洋烈士陵园……她都如数家珍。尔容是偏爱牡丹的,她从“国色天香”忆起唐代李正封的诗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从舒元舆的《牡丹赋》里读出武则天暴君面目之外的至情至性,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懂得牡丹移植之难,从毛同长的《富贵花说》求索“花开富贵”的源头。《江夏县志》中黄鹤楼因仙得名传说则格外感人。仙人取橘皮画鹳于壁,辛氏因此巨富后建黄鹤楼,传说自是不足为训,但其中恩恩相报的善念却是人间正道。

尔容用散文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诗意地栖居着。她于抒情写景中满蕴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执著、对自然的亲近与感悟和对历史的想象与沉思,在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在平凡事象中感悟唯美,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追求。

## 景秀于心 情动于中

□李雪梅

## 穿透历史的迷雾书写武汉

□庄桂成

尔容的散文集《景秀华年》大多是写武汉的,写武汉的山水,武汉的风俗,武汉的人物,武汉的花木。尔容以女性的细腻笔触,写出了武汉这座城市的独特个性。正如她在《景秀华年》的开篇之作《倾城之梅》中所说,她一直下意识地以为,武汉是一个粗糙的男人的城市,块头大,声音粗,说话总像老子天下第一,与震古烁今的西湖相比,少了江南才子的蕴藉和大家闺秀的温婉。但是,东湖磨山梅园的梅花点化了她,“梅以奇绝的枝干挺起男人卓尔不群的傲骨,以人世间第一缕幽幽香唤醒这座城市明媚的春天和曼妙的柔情”。于是,尔容认为这就是武汉独特的美。然而,尔容在书写这座城市的时候,写出了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可以说,她是透过历史的迷雾,在山水风物中与历史对话。

武汉作为长江中游的一座城市,依山傍水,被称为“百湖之市”,尔容在《景秀华年》里写了武汉的众多山水。《天真—过九真山》写到了武汉蔡甸区的九真山,《冬季到木兰湖来看你》写到了木兰湖,《江水的诱惑》《家住长江边》写到了长江,但是,尔容着笔最多的,还是她最钟爱的东湖。《东湖樱园花漫天》《爱东湖的第一百零一个理由》《东湖牡丹动江城》,以及《东湖行吟》小辑里的25篇散文,都是写东湖的。东湖的梅花、牡丹、樱花、荷花等都在作家笔下摇曳多姿,栩栩如生。东湖的水杉、杨柳、黄柚、香樟生机盎然,活力无限。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尔容不经意间所讲的那些关于东湖的历史和故事。例如在《伟人的温度》里,尔容说道,“走近东湖,就走进了武汉的心脏。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武汉的灵动与大气,包容与洒脱,浩瀚与朴素,大约皆因此得天之独厚。”寥寥数语,便将东湖与整个城市相连。但是,笔锋一转,作家又写到了南宋诗人袁牧之的诗《游武昌东湖》,然后又很自然地举到了毛泽东生前第44次长驻东湖,写到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主持中央会议、处理国家大事、接见外国元首和友人。“曾几何时,伟人以仰泳的姿态怀拥苍天,仿佛一个婴儿徜徉于母亲的怀抱。东湖以水的柔软与坚忍、以海的宽广和坦荡托举一颗智慧的头颅。她以波涛微弱之声息哼唱着摇篮曲。她轻柔地爱抚,温柔地轻拍,让她他安静平和地思考一个国家的命运一国人民的走向。”作家以诗一样的笔调,写出了伟人与东湖之间的故事,形象而生动。由伟人毛泽东,又很轻易地联想到战国时期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先生傲视阔步,仰面向天,衣袂飘飘,仗剑而行”。作家指出,毛泽东同志生前居住过的“梅岭一号”与屈原的行吟阁隔湖相望,或许正是一个呼应,一个对接。古代诗人的救国愿望,今天由伟人来成全。不经意间,武汉城市历史的光荣,以及作家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在对山水的叙写中汨汨而出。

武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应该说是非常之大的,历史上著名的“武昌首义”就是在这里发生,因此,尔容在《景秀华年》里,也多次不吝笔墨地写到了历史上辛亥革命的那些先烈。“红楼”现在是武昌起义纪念馆,历史中它是开启民国大门的鄂军都督府,《铁血耀红楼》是通过“红楼”

来写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因为它是历史的见证物。“苍翠的蛇山扭动灵秀的腰肢,忽然胸股凸起,形成一个暖适的怀抱。这片建筑群便被轻揽入怀,独享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明丽和静穆。或许正因其拥有这得得天独厚的怀抱呵护垂爱,百年岁月,风雨飘摇,却历久弥新。”作家以广阔的视野,形象地写出了“红楼”的地理位置,而且饱含深情。然后由“红楼”的建筑、布局以及内部结构等等很自然地写到了当时历史的风起云涌,“红楼”始建于1910年,它最初的名字叫湖北省咨议局。它是清政府在湖北的“资政院预备议员之阶”和“采取舆论之所”,至1911年10月10日起义发动,革命军入驻“红楼”,但是,湖北革命党人因担心人微言轻而把权力拱手送出,最后在“红楼”执掌军政大权的两个人,却是双手浸淫了革命者鲜血的黎元洪和汤化龙。因此,尔容最后慨叹:“武汉人将这个建筑群俗称‘红楼’,虽是信手拈来,是不经意的,表象的,却是最本质的,恰如其分的。湖北革命党人似那裸露的砖墙红土,热烈赤诚,坦荡朴实,不求执牛耳闻达天下,只愿辛苦遭逢起一枪,铁血丹心照汗青。”由一座建筑写到一段历史,由一段历史写到一群人物,由一群人物写到了—座城市的性格,这正是这篇文章的精巧之处。如果说《铁血耀红楼》是由“红楼”建筑写到的历史,那《伏虎山的寂寞》则是由一座座坟墓,写到了历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刘公、蔡济民、刘静庵、孙武、吴兆麟、熊秉坤等。这些人物的英雄事迹都在作家的笔下娓娓道来。那些泥土掩埋的烟云》也是通过坟墓来叙写历史。它是通过尔容在东湖边散步的足迹来写的,而且视野更广阔,从太平天国的“九女墩”开始,然后写到辛亥革命志士,最后还写到了领导“二七大罢工”的施洋。最后尔容感叹,“坟墓没有山高,却自有一番不必解释的高度”,短短两句话,就写出了武汉这座城市历史的厚重与壮烈,写出了尔容对先烈的崇敬与爱戴。

武汉这座城市历史悠久,风土人情美不胜收,尔容在《景秀华年》里对这些风俗、风物的状写,也常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文字之间充满了喜爱。户部巷是武汉司门口自由街的一条小巷,全长150米,宽3米。巷子虽然很小,但作家在《汉味小吃第一巷——户部巷》里却写出该巷以小吃闻名遐尔,囊括了武汉30多种小吃,汇江汉之粮,天下鲜,精烹细调,以鲜、香、快、热之汉味小吃,惠及熙攘人群,声名鹊起,历400多年的历史,弥久不衰。作家尔容特别写到了热干面的发明过程。20世纪30年代的李包,在汉口长堤街卖汤面,因为生意不好,总有不不完的剩面,为防汤面发馒变质,就把面从浸泡的水里捞起来晾于案上。一次不小心撞倒了麻油壶。他索性将流出来的麻油拌到面条里。第二天再把这些面放在沸水里烫几下,捞起来拌上作料,没想到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后来,武汉的大街小巷争相模仿,热干面成了武汉人特别爱吃的早点之一。此外,尔容还写到了武汉的“面窝”,写到了“面窝”这一物美价廉的特色早点。它始创于清光绪年间在汉口集家嘴卖烧饼的昌智仁之手,因卖烧饼生意不好,便想办法改造创新所致。还写